

· 獨幕話劇 ·

婚姻

劉 一 華 作

東北人民出版社

婚 姻

東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瀋陽

編號：3800

婚 姻

作 者： 劉 一 華

出版者： 東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瀋陽市馬路灣)

發行者： 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
(瀋陽市馬路灣)

印刷者： 東 北 新 華 印 刷 廠

一九五三年 八 月 第 一 版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第二次印刷

字數：10,416

印數：5,001—9,500

定價：800元

時間：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某日的早晨。

地點：豐收後的一個農村。

人物：楊老大：四十七歲，某生產互助小組的組長。（簡稱楊）

楊妻：四十六歲，楊老大的老婆。（簡稱妻）

楊淑琴：十九歲，楊老大的女兒。（簡稱琴）

小柱子：十六歲，楊老大的兒子。（簡稱小）

于正：二十歲，青年團村支部委員、村財糧委員。（簡稱于）

張守業：二十一歲，楊老大生產互助組的組員。（簡稱張）

佈景：楊老大家的院子裏。左邊和正面是秫秸障，障子的左側有門通外。

右角是楊老大的宅子，旁邊有馬槽，中央有苞米樓子及柴垛等。

幕啓：靜場片刻。小柱子背着書包上，走至房門往裏望了望。

小：（囁嚅地叫）姐姐！姐姐！

（沒有回音，也沒有人出來。）

小：（聲音稍放大）姐姐！

琴：（由屋裏出來）幹啥？小柱子！

小：（引她過來）（指屋內）媽在屋哪？（姐點頭）姐姐！于大哥讓我

告訴妳，今個吃完晌飯，他在村公所旁邊等妳。

琴：（沒在意地）嗯。

小：（欣悅）他剛跟張守業他們送公糧回來，許是給妳捎什麼東西來了！

琴：（看看他未語）

小：（雀躍）要有好東西，妳可別忘了我呀！姐姐！（熱情地看着琴）

琴：（冷漠地）……

小：（奇怪地）噯！姐姐！妳今個咋不高興？于大哥找妳，妳還不……

（笑）

琴：小柱子，快上學去吧！一會兒你又該晚了。

小：（欲走）半路碰見于大哥我才跑回來的。要不……（轉身跑）我還得跑！……（下）

（琴想着什麼心事，呆然立着。）

妻：（屋內的聲音）淑琴啊！妳幹啥呢？

琴：（低沉地）沒幹啥！

妻：（邊說邊走出來）唉！剛跟妳說了個半截，話還沒說完呢！妳跑外邊來幹啥？（走到琴的身邊）

妻：（嘮叨地）這個事呀，妳爹和我都願意。——張守業這個人哪，在

妳爹這個互助組，年青肯幹，莊稼院的活，沒一樣不行的。這妳也不是不知道。再說人長的又壯實，小伙子堆裏，上哪兒挑去呀……人家家裏頭……

琴：（截斷阻止地）媽！

妻：（接下去）人家家裏頭，自打土地改革以後，這二年日子過的真像風箏似的，一天比一天高，真是發了。再說，他屬羊，妳屬雞，這不正是好親事嗎！

琴：媽！現在可不講那些了。

妻：咋不講呢？前村妳老姑那孩子不就是因爲犯了「豬猴不到頭」的忌才糟蹋的嗎？老輩子的說道呀，到啥時候都得講究！

琴：可人家是鬧傷寒病死的呀！

妻：傷寒病哪有輕易死人的？那還不是剋的？

琴：媽！妳老別總迷信了。

妻：迷信啥？——咳！我知道這啥的人都愛講自由。

琴：本來麼！媽！這啥應該自由。

妻：可我這也不是強迫呀！淑琴！張守業成天價都能見面，生產上妳也不是不知道。……這又不是早頭那年月，倆人一回沒見面，就強給你們往一塊湊。……妳要願意，我就叫孫大嬸給咱們先過個話。

琴：媽！妳別說了。我不願意。

妻：（焦急地）說了半天了，還是白廢……淑琴！我說的話，妳咋就聽不進去呢？

琴：（想說什麼，索性又嚙下去）……

妻：（靠近她）淑琴！說實在話，張守業可真是個好孩子。這二年該多出息啊，咱村裏誰不知道他能幹啊！一天起早貪黑的忙，多嚒人家

也沒說過熊話。

琴：我也沒說他不好啊！

妻：這不得了。這門親事，妳爹和我是打心眼兒裏願意。這嚙，就看妳的了！

琴：（不好直說）我——

妻：爹媽爲這事沒少費心，光核計也足足有半個來月了。我是啥事都給妳想到啦，爹媽這些心情，妳心裏也會知道。（誇示）要說相女婿呀，可真沒有比這再細緻的了。

琴：（欲說心裏話但又感到膽怯）媽……

妻：爹媽的心算都操到了。

琴：媽！你們願意……可這是我的事兒呀！

妻：妳的事，還不就是爹媽的事嗎！

琴：可是我不願意。

妻：（不悅地）說了半天，還是不願意？

琴：（吞吐地）媽！我已經有……

妻：（截斷她）啊！——妳有妳的打算哪！妳想自己找對象呀！那可沒那麼容易的。這事兒可也總得妳爹媽願意。

琴：這事，我自己做主。

妻：（受刺激）自己做主？淑琴！你覺得妳翅膀硬了，爹媽管不着妳啦？

琴：不是。媽！現在婚姻應該自主啦！

妻：行了，妳別說了。淑琴，媽剛才說的那些話，就算放屁！（氣得走

向一旁）

琴：媽！

（稍沉靜，外面有腳步聲，人聲。）

楊：（外面的聲音）來吧，給我吧！給我吧！

于：（外面的聲音）楊大爺！都到家了，你還搶啥？

張：（在外面）可不是咋的。

妻：（氣惱地）妳爹回來了，妳跟妳爹說去吧！

（妻去裏屋。稍靜。）

（楊、于、張三人邊說邊笑。楊拿着新篋箕。于抱了很多花布。張也拿了一些布疋、棉花和棉綫之類的東西。顯然都是新買的。）

于：張守業，別拉後啊，拿不動了嗎？（玩笑地向後迎過去）

張：別扯了，再多點，也吓不住人哪。

楊：（放下手中的新篋箕）行了，行了！先放這吧！先放這吧！

（于、張將東西放在篋箕上。）

琴：爹！咋買這麼多東西呀！

楊：（笑着，一時沒說出什麼）……

張：可真不少。

于：今年咱們豐產運動搞的這麼好，收入多了，當然應該多買東西！

（笑）

楊：（特別興奮）哈哈，于正說的對，正可我的心眼兒。就這麼回事兒。

于：今年冬天咱們再把冬季生產好好搞起來，來年添車買馬，再添點新式農具，擴大生產，日子就更好了。楊大爺，你老說對不？

楊：對！過年咱們交愛國公糧，保準比今年的還得好。

張：（欣悅）咱們再多種些商品糧和工業原料，那收入的錢就更多了。

楊：（笑着緊接過）那樣啊，咱們的生活也就更好嘍！

于：（嚮往地）慢慢咱們的農具改良了，就快要走到機器生產了！（轉

向琴）妳說對嗎？

琴：（對視）對！……（但又迴避地閃開）

楊：淑琴，妳媽呢？

琴：在屋裏呢。

楊：（向于、張二人）走，咱們到屋喝碗水。

于：不啦，楊大爺，我們回去還有事兒呢。

張：不到屋了，楊大爺。

（二人欲走）

楊：着啥急呢？

張：于正去青年團開會，我還要到村上去一趟。楊大爺，我們改日再
來。

于：對，楊大爺，我們改日來。

楊：年青人老是這麼忙活，連碗水也不喝。

（于、張二人下。）（稍靜）

楊：淑琴，妳看這布咋樣？

琴：（在門口向于招了一下手）好！（走過來）爹，今年咱們買的可真不少！

楊：（抱起東西）來，把它拿屋來吧！

（楊入屋內，琴見楊下忽又至門旁。）

（于上）

于：有啥事呀？小柱子告訴妳了吧！

琴：（點頭）今個我不去了。有啥事你就說吧！

于：（想說，但見琴不悅）妳咋的了？

琴：跟我媽拌嘴來的。

于：因爲啥呀？

琴：（爲難地）還不是……

于：（機敏地）啊！我明白了……

琴：（有些羞澀地）你還不快找人說，再晚了……

于：（略沉吟）好，我找人說，可妳咋和妳媽吵嘴呢？她給妳提別人了咋的？那個人是誰？

琴：先不告訴你，你快走吧！待會兒我爹該出來了。

于：妳媽咋提起這事兒來了？

琴：誰知道。她跟我爹核計十來天了。

于：妳壓根兒不知道？

琴：（點點頭）嗯……

張：（外面的聲音）于正，快走啊！

琴：張守業招呼你呢，快走吧！

于：嗯，我走！

琴：別忘了啊！

于：忘不了。

（于下，琴回來欲拿東西，楊自屋內上。）

楊：（譴責地）淑琴，看妳把妳媽氣的。妳這孩子呀！

琴：爹！這事兒不能光怨我呀！

楊：妳這孩子太不聽話了！妳說，張守業這門親事，咱們還上哪挑去？

琴：（未語）……

楊：（誇耀地）要人品，有人品；要學問，在咱們莊稼院來說，人家又是文化夜校的頭等生；要勞動，又是咱互助組的生產能手。妳說，要哪一樣吧？人家家裏就一個老媽帶着一個小兄弟，多麼清閒呀！

啊？這又不是家裏有七大姑八大姨，妳不願意！

琴：爹！你別說了。

楊：什麼事兒我跟妳媽都給妳琢磨到了。

琴：爹！現在婚姻自由，這個事，誰也不能強迫，誰也不能包辦。

楊：淑琴！這可不是爹媽強迫妳。要說婚姻法，我老頭子可也懂得點兒。可是孩子長大了，當老人的哪有不掛心的。咱們自打土地改革翻身以後，這二年日子過的好了，我知道妳的眼光也高了。

琴：不是我眼光高，爹！

楊：那妳爲啥？

琴：（遲疑）我……

楊：淑琴！妳心裏有啥，只管說。

琴：……